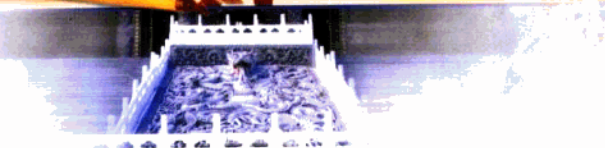


旅游

与 CHINESE CULTURE 中国文化

第2版

■ 沈祖祥 主编



旅游教育出版社

增 订 赘 言

圣人孔子训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惜可叹，在由“而立”之年步入“不惑”之年的生命进程中，我既未能先知先觉，也未能后知后觉，结果到头来三十仍未“立”，四十仍“困惑”！

不过，平心而论，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其实我是很拼命的，只是拼的不在“正业”。因为生活所迫，我摆过摊，兼过职，经过商，炒过（股）票；因为工作所难，我做过图书资料工作，客串过总支行政干事，出任过连续两届的学生辅导员。直至 1997 年，才由后勤系列归队教师系列，由历史专业转岗到旅游管理专业；因为家庭所需，我不得不把一个读书人的价值长期无条件地体现在养育孩子这份家庭责任上。想想也是，人各有命，因而尽管活得很累，拼得很伤，但还是有怨无悔，因为我别无选择！

无奈而半路出家，无奈也就成了一瓶半吊子的醋。虽然侥幸出版了几部旅游方面的书，并且主编出版了两套还算有些影响的旅游系列丛书，但毕竟用力不够，功力有限，因而多半属于滥竽充数之作。如果敝帚自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话，那么，自认为《旅游与中国文化》尚算有点价值，抑或也可作为自己在旅游学术研究领域的代表作。

《旅游与中国文化》自 1996 年出版面世以来，频频被旅游界同行点击援引。迄今为止，收到读者来信 300 余封，热情洋溢，褒扬有加，而且时有朋友怂恿鼓励，倡议在此书基础上，扩大深度与广度，再撰一

书,也有包括台湾骆驼出版社在内的国内六家出版单位相继密谋过。只是不愿因此而误了自己整个的学业计划,而且也不愿就此而“移情别恋”,所以一一婉拒,作罢未果。

去岁暑期,我的工作重点和研究方向开始作结构性、战略性的调整和转移,撰著一部系统、全面且具有一定学术深度的旅游文化学术著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并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时适逢旅游教育出版社的杨晓娟编辑征询《旅游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再版修订事宜。于是不谋而合,初步商定以我个人正在撰著的《中国旅游文化》一书作为《旅游与中国文化》的修订本或替代品出版。

然而如期完成修订《旅游与中国文化》并非易事。因而,出于无奈,到了今年的2月下旬,我不得不改变初衷。在杨晓娟编辑及出版社通情达理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下,我最终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在原书框架体系基础上,尽快完成修订的方案。

时间紧,显然容不得我“大动干戈”;作者多,显然容不得我“大刀阔斧”。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地在允许的范围内,独擅专断,对原书作必要的调整和删减,并且根据自己对《旅游与中国文化》一书的把握和理解,邀约同仁“撰写新篇”。虽然我也知道,《旅游与中国文化》是因学术价值而获得好评,但为了赢得市场,我还是苦心孤诣地让新增的近十篇文章尽可能地做到雅俗共赏。修订再版,雅耶?俗耶?是耶?非耶?还望读者朋友一如既往明裁赐教!

《旅游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责任编辑、提携并扶植过我这个无名小作者的赵龙根先生已经退休,继任负责这次修订工作的杨晓娟编辑,虽然无缘谋面,但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业精于勤的敬业奉献精神,以及善解人意,待作者以至诚的待人接物之道,足以让我领略铭心。在此谨借《旅游与中国文化》修订再版之际,向两位表示由

衷的谢意和敬意,并致真诚而又良好的祝愿!同时也向扶植过、支持过我,具有良好口碑和形象的旅游教育出版社致以一个作者的敬意!

参与《旅游与中国文化》一书编写工作的作者有:

第一章:喻学才、沈祖祥;第二章:范能船、孙继宏、田中初、巴兆祥;第三章:李萌、黄德源、沈祖祥、徐光杰;第四章:章采烈、范能船、周桂发;第五章:周桂发;第六章:巴兆祥、沈祖祥;第七章:冯飞、张琰、单倩茹;第八章:李雪峰、沈祖祥。

沈祖祥

2002年5月8日

于上海复旦大学旅游学系

写在卷首

沈 祖 祥

生活在中国,成长于现代,以下的箴言,是理应熟知而拳拳服膺的:“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①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某些不正常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地困惑着人们的良知。新思潮、新思维本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不知为什么,伴随而来的却是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和否定。五千年古老的中华文化,在决非少数人的心目中越来越淡漠了。史学界这样,旅游界也是这样。旅游理论的滞后,旅游内容的单薄,旅游资源开发的拾人牙慧,乃至整个旅游业的步履维艰,无一不是这种不正常现象所直接造成的恶性循环苦果的一个具体表征。

中国的旅游事业要振兴,要发展,要走向世界,要由旅游大国变成旅游强国,出路何在?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弘扬中国旅游的民族文化精神,建立中国独特的旅游理论体系,走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道路,这早已是中外旅游界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但囿于我国的旅游业起步较晚,旅游理论远远落步于旅游实践。因此,这种共识在相当

^① 王充:《论衡·谢短篇》。

程度上,一时还无法付诸现实。旅游书籍汗牛充栋,旅游文章连篇累牍,但有关旅游文化的研究却寥若晨星,而且不是奢谈旅游,就是泛谈文化,仅此而已。

正是出于这样的忧虑,我们萌发了编写《旅游与中国文化》一书的愿望:以我们微薄的学识与能力,从发掘中华五千年旅游文化着眼,通过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旅游意蕴的典型分析,揭示中国旅游资源的民族性特点,发挥我国旅游资源的文化传统优势。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背景深刻,它可以同一切领域结合,如历史的、文学的、社会的、哲学的、经济的、宗教的、艺术的,等等。一般来说,中国传统旅游与旅游资源,注重内涵的深刻,形式变化较小;丰富的变化形式存在于许多细微的差异之中。这对于对中华文化不熟悉的旅游者来说,往往很难领悟到旅游背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渊源。为使旅游者从本质上掌握和熟悉中国文化,发掘我国旅游资源的文化优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旅游文化,我们在构思本书时,牢牢把握这样几个轴心:一、以旅游为纲。即以旅游为主导,紧紧把握和捕捉中国文化诸领域、诸方面的旅游文化意蕴。二、注重内涵的深刻。即主要探讨中国文化诸领域、诸方面在结构上、本质上与旅游的内在联系,而不是那种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表面的泛泛空谈。三、历时性与共时性并重。即既考察中国文化与旅游互为因果的发展历程,又研究这种发展历史的各个侧面的旅游表征。四、点面兼顾。旅游与中国文化方方面面都有联系,以本书涉及的内容而言,就有儒家、道家,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宗教,道教、佛教,神话、传说,名胜、古迹等方面,但重点放在道家、儒家、政治、哲学、历史与文学艺术。五、各有侧重。《旅游与中国文化》探索的主题范围是在中国古代,即着眼于中国旅游文化,但是它的理论视野与思维空间却紧贴现实,反映“今日中国”。六、普及与

提高结合。学术是生命,但考虑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所以在重点提高的同时,或在内容上,或在叙述方法上,尽可能地与广大的旅游爱好者贴近。

《旅游与中国文化》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又全面地从旅游角度,以旅游为主导、为轴心探讨和研究中国文化的理论著作。它努力发掘和展示的是隐藏在中国文化背后的博大精深的旅游理论和旅游思想,而这种旅游理论、旅游思想的光辉,有许多是人们见所未见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旅游与中国文化》也是我国第一部筚路蓝缕地总结和 research 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理论、旅游思想和旅游特征的旅游文化理论著作。

《旅游与中国文化》内容广博,视角独特,取材广泛,观点新颖,文字流畅,并力求雅俗共赏,是广大旅游爱好者、大中院校师生、旅游从业人员的理想读物。各篇采撷新奇、奥妙、风趣,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趣味无穷的旅游理论天地,一个洞观旅游奥秘的神奇而崭新的窗口,一个刚刚拉开了帷幕的充满了激情的理性世界。相信读者读后一定能发现乐趣,学到大量的旅游文化知识。

目 录

增订赘言	(1)
写在卷首	(1)
总 论	(1)
第一章 旅游与中国思想文化	(17)
第一节 儒家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	(17)
第二节 道家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	(25)
第二章 旅游与中国历史文化	(60)
第一节 诸子百家与先秦旅游	(60)
第二节 游观与秦汉旅游	(73)
第三节 旅游的自觉时代	(81)
第四节 西安古迹与唐代旅游文化	(95)
第五节 旅馆与宋代旅游	(103)
第六节 方志与旅游	(110)
第三章 旅游与中国宗教文化及神话传说	(131)
第一节 旅游与中国民间信仰	(131)
第二节 妈祖与中国旅游文化	(154)
第三节 道教名山三清山与旅游	(164)
第四节 山海经与旅游	(171)
第五节 西王母神话与中国古代旅游文化	(184)
第四章 旅游与中国文学艺术	(191)
第一节 汉赋与旅游	(191)

第二节 名胜楹联与旅游	(199)
第三节 游记与旅游	(208)
第四节 诗词与旅游	(216)
第五节 绘画与旅游	(227)
第六节 碑刻与旅游	(237)
第五章 旅游与中国园林文化	(248)
第一节 园林与旅游	(248)
第二节 亭台楼阁与旅游	(259)
第六章 旅游与中国民俗文化	(271)
第一节 旅游与中国民俗文化	(271)
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旅游风俗和旅游程式	(285)
第三节 附会与中国旅游文化	(296)
第七章 旅游与中国饮食文化	(307)
第一节 旅游与中国美食文化	(307)
第二节 旅游与中国茶文化	(319)
第三节 旅游与云南特色食文化	(334)
第八章 旅游与其他	(347)
第一节 旅游与中国游戏文化	(347)
第二节 旅游与中国鱼文化	(359)
第三节 旅游与中华老字号	(368)
编后絮语	(378)

一、中国“旅游”“文化”探源

(一) 旅游是一种文化现象

旅游,顾名思义,包括旅行和游览两种行为。目前,世界旅游界公认的旅游定义,是瑞士学者汉泽克尔和克拉普夫提出的,由旅游科学专家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Experts in Tourism)通过的所谓“艾斯特”(IASSET)定义:“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通行的说法是:个人或团体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到他乡异国去从事吃、住、观、玩、购活动,以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

旅游主要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但旅游作为由理想、规范、意义、期待等构成的完整体系,既对实际行为按既定方向加以引导,又对明显违背理想规范的行为进行惩罚,因此,旅游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系统,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旅游者这一旅游主体借助旅游媒介等外部条件,通过对旅游客体的能动的活动,为实现自身某种需要而作的非定居的旅行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①由此可见,

^① 沈祖祥:《旅游史学科建设的若干构想》,《社会科学》,1991年,第7期。

旅游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的一个内容。

(二)“旅游”与“文化”并蒂连生

1. “文化”溯源

旅游与中国文化,虽属特殊、个别,但总体上却不能不遵循特殊性寓于普遍性的规律。而且,就“旅游”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言,旅游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尤较一般为密切。具体可以从中国“旅游”与“文化”各自创生的历程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例证。

“文化”一词在中国出现很早,《周礼正义》卷三云:“观乎人文以化天下”,这是“文化”一词见于中国典籍的开始。《周礼正义》卷三所谓“观乎人文以化天下”的“观”,实即《周易》中的“观光”之“观”。《周易·观卦》云:“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观国之光,尚宾也”、“下观而化”、“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周易·观第二十》中的“观光”一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旅游,它是现代旅游的同义词。东邻日本因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因此,日文中一直把汉语中的旅游、游览称为“观光”。如19世纪末侨美日人集体回国的组织就有“母国观光团”这个名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最大的旅游机构叫“日本国际观光局”;负责宣传的,中央有“国际观光协会”,地方有“地方观光协会”;他们出版的有关旅游书籍,也都以“观光”为名,如井上万藏编著的《观光学读本》等。中国“文化”的诞生历程,明显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旅游是孕育“文化”的媒体,是“文化”的一项内容;旅游创始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诞生始初,就作为旅游的一个内容,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旅游”溯源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博大精奥的中国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文化,

“旅游”在中国自有其生成、发展的土壤和历史。但前段时期,旅游界却流行着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旅游”一词,是由英文 Tourism 一词翻译过来的,并且考证出 Tourism 一词最早出现在 1811 年出版的英文《牛津词典》中,进而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汉语词汇里并无“旅游”一词,汉语词汇中的“旅游”一词,最早只能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期。^①言下之意,“旅游”并非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是舶来品,与中国文化无关。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证之典籍,这实在是一种知外而不知中的“转篷”之论。

“旅”“游”二字在中国出现很早。“旅”,本义为师旅。《说文》云:“旅,从𠂔,从从,从俱也。”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旅”字云:“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清代学者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说:“又凡言羁旅,义取乎庐;庐,寄也。”可见,中国古代的“旅”是一种有目的的功利性行为,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特征。《文字形义学概论》说,旅即旅行,“旅行犹偕行,谓结伴而走也”,形象地道出了旅的行为特征和意义。

游,从水,本是指同水上活动有关的行为。《说文解字》作古文“汙”,其义为“浮行水上”。段玉裁注“汙”说:“若今人能划水者也。列子曰:习于水勇于汨”;“游”又作“遊”,从足,指与陆上活动有关的行为。《说文解字》云:“游,旌旗之流也……逌,古文游。”段玉裁注曰:“又引伸为出游、嬉游。”《广雅释詁》云:“游,戏也。”“旌旗所垂之旒,随风飘荡而无所系缚,故引伸为游戏之游。”^②林希逸认为:“游,自乐之

① 潘泰封:《旅游经济导论》,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5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意”；林云铭说：“胸次洒然。”^①可见，“游”本义是指熟习水性的人在水中的自由活动，蕴含着顺应自然、适意而行的意味，具有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旅游特征。

在“旅游”一词正式出现之前，中国古代的旅游活动常常是用独立的“游”字来概括和表现的。如《尚书·大禹谟》：“罔游于逸。”《尚书·皋陶谟》：“惟漫游是好。”《诗经》：“驾言出游，以写（泻）我忧。”《楚辞·远游》：“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庄子·人间世》：“楚狂接舆游其门”；《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秋水》：“（庄子）游于濠梁之上”、“游于雕陵之樊”；《知北游》：“知北游乎玄水之上。”《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等等。这些“游”都是指具体的旅游活动，无不体现着现代旅游那种自娱自乐的审美功能和行为心理特征。《孟子·尽心上》载孟子谓宋勾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赵岐注云：“嚣嚣，自得无欲之貌。就已言则曰自得无欲，对物言则不为私”，真切地道出了古代“游”字的旅游意义和特征。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游”，就是指由旅游审美而达到的那种自由自在、逍遥无为的精神境界和由此而来的对待世界的审美态度，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旅游的最基本的含义。

“旅游”一词，诞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诗人沈约写有《悲哉行》诗，诗云：“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嚶起稚叶，蕙气动初蘋。一朝阻旧国，万里隔良辰。”这是迄今所知“旅游”一词见于中国典籍的开始，它比西方 Tourism 一词的出现要早 1300 多年。到了唐代，“旅游”一词开始被大量运用，韦应物《送姚孙还河中》诗就有：“上国旅游罢，故园生事微，风尘满路起，行人何

①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外物篇》，263 页，中华书局，1983。

处归。留思芳树饮，惜别暮春晖。几日投关郡，河山对掩扉”的诗句。张籍《岭表逢故人》也有：“过岭万余里，旅游经此稀。相逢去家远，共说几时归。海上见花发，瘴中鸣鸟飞。炎州望乡伴，自识北人衣”之句。白居易《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也说：“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劝散穷愁。夜深醒后愁还在，雨滴梧桐山馆秋。”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

综上“旅游”与“文化”的考察(即词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旅游”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旅游”(这里指现代旅游的同义词“观光”一词)与“文化”俱时俱生，共同植根于中国文化这一土壤；“旅游”是“文化”的手段和工具，是“文化”出现的前提；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同样，“文化”是“旅游”的结果和目的，或者说是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没有“旅游”就没有“文化”。“旅游”与“文化”，并蒂连生，从它们诞生的那天起，就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旅游”创生了“文化”，“文化”丰富了“旅游”，“旅游”与“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二、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旅游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是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一)中国古代旅游的起源和萌芽

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中国古代的旅游首先在人类的文明时代发展起来。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

“神农氏”、“夸父”和“精卫”等,实际上都是人类文明最初阶段旅游活动的化身,是他们揭开了中国旅游史的朦胧篇章。

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水陆交通的进一步开辟,邮传、馆舍的逐步建立,旅游开始进入披荆斩棘时期。《楚辞·离骚》中曰:夏太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史记》卷三《殷本纪》:商纣王“益广沙丘苑台,……戏于沙丘”;《诗经·小雅·吉日》:周宣王田猎宾客;《周颂·般》:“周武王巡狩河岳”;《左传·昭公十二年》: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旅游发轫起步的标志。

(二)中国古代旅游由自发开始走向自觉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由自发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旅游由自发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孔子周游春秋十四国,庄子行踪飘忽,毕生以“钓鱼闲处”为乐,孟子为了游学,苏秦为了求仕,扁鹊为了行医,荀子为了讲学,吴起为了将兵,商鞅为了变法……是他们,风尘仆仆,浪迹天涯,汇成了中国旅游史上热烈奔放的时代潮流。

春秋战国时代旅游的自觉,不啻表现在旅游场面的活跃上,而且还体现在旅游思想的争鸣上。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有自己的旅游思想和旅游主张。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老子“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十二章》);荀子“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荀子·王霸》);庄子“鲦鱼出游从容”(《庄子·秋水》)……是他们,给中国旅游的开拓演进带来了活力,从而使春秋战国成为中国旅游史上的开创旅游的时代。

战国晚年,因交通的发达,当时便有了昆仑山和三神山的传说。

到了秦汉,随着大一统文化帝国的建立,过去那种对于异域景物的热望,开始蹈厉为一种向域外世界发展的企图。徐福东渡,汉武帝求仙,张骞“凿空”,实际上即是这种积极打开世界壁垒的旅游努力的最显著的标志和特征。

(三)中国古代旅游的蹈厉和奋进

魏晋六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精神上自由开放,文化上活跃的思想探索时期,大自然山水已渐渐人化,由神祇而为君子,但总体上却仍保持着神秘的、尊严的、崇高的品格特性。到了魏晋,由于文化上汹涌澎湃的人性思潮的兴起,人与自然开始相融,追寻山水,主要是为满足追寻者美的要求。《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帝入华林园,“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王胡之至吴兴印渚中看,“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品藻》:谢鲲“纵意丘壑,自谓过之”,《世说新语·栖逸》:“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蹶”,《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穷诸名山,泛沧海”、“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甚至连当时的品评人物也以山水自然为题。《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上》:“世目周侯(顗),嶷如断山,”“裴令公……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新语·容止》:“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唐代诗人杜牧在《润州二首》中曾感慨地说:“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魏晋六朝,玄谈与佛理结合,名士与高僧合流,山水和寺庙一体,自然和空门同归,游人之多,游兴之浓,游趣之富,游迹之丰,游式之广,皆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作为我国的旅游之风,实开自魏晋。

(四)中国古代旅游的发展与繁荣

隋唐是中国旅游发展的鼎盛期。如同隋唐文化是秦汉文明经由

魏晋的折冲之后在新的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和升华,隋唐旅游也是秦汉旅游经由魏晋的折冲之后在新的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和升华。隋唐旅游的特征是:1. 旅游成为社会的时尚。张祜《纵游淮南》诗云:“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李肇《国史补》记载:“长安风俗,自元侈于游宴”,“京城贵游牡丹三十余年矣,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2. 旅游普及各阶层。“贵游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大唐新语》)。3. 宗教旅游盛行。“天下名山僧占多”,隋唐时代,宗教兴盛,道教和佛教徒各自为弘扬道法和佛法,忘长途之艰险,云游世界,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宗教旅游文化。4. 旅游正式走向世界。隋唐以前,旅游世界不乏其例,但终究是极个别的事例。只有到了隋唐,随着中西交通的开辟和畅通,旅游才真正走向世界。5. 旅游的文化比重增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批有文化的文人骚客、诗人举子,成为旅游的主体;二是以传播文化为目的的游方、游学、游豫等旅游样式,日渐重要。6. 开拓了潇洒、豪迈、奔放、欢快的旅游气氛。魏晋时代的旅游,虽已觉醒,但难免有草创时期的小家子气:沉闷、忧愁、伤感。隋唐旅游则截然不同,它有的是欢快、浪漫、潇洒和奔放。皮日休《七爱诗》之一:“五岳为辞峰,四海作胸臆”;高适《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李白《梁园吟》:“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正是隋唐旅游风貌的一种体现。

(五)中国古代旅游日臻成熟

宋元明清是我国旅游充分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旅游特征是:细腻、恬淡、精致。如果说,苏舜钦、欧阳修、苏轼、晁补之、陆游、范成大、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王思任、张岱、方苞、姚鼐的旅游,孤愤渐淡,清高趋浓,山水意识突出,体现了“本朝人尚理”(严羽《沧浪诗话》)的时代特色的话,那么,张岱《西湖七月半》中的“眼前有景道不得”,王思